

猪肉价格何以影响羽毛球价格？

羽毛球在涨价。

球龄4年的如风是羽毛球运动的忠实爱好者。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打不起羽毛球”了。

7月伊始,各大羽毛球厂家迎来新一轮涨价。截至7月8日,羽毛球厂家中,尤尼克斯、亚狮龙、威肯、翎美、威克多、超牌、狮鹏、薰风等都已发布调价公告,涨幅不小。

半年涨幅超30%

以“羽毛球三大厂”之一的尤尼克斯为例,几乎每季度结算完成后,都会伴随其产品的价格上涨。其中,尤尼克斯的主流高端型号AS-05羽毛球的价格变动尤为明显。几个月前,一桶羽毛球的零售价还维持在210元,随后迅速上涨至225元,紧接着价格进一步飙升,直达275元的新高度。

而如风用惯的威克多金黄三号,一桶12个的羽毛球从去年11月的71.1元一桶,以每个季度涨价的节奏,一路狂飙至7月的132元一桶,增长85.65%。

“羽毛球是一种消耗品,基本上每天都要消耗”,他给自己算了笔账,晚间两小时,一块场地平均每人24元,羽毛球消耗3个。不算不知道,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只打羽毛球,日均消费达到了48元”。如果每天都来球场,不包含球衣球鞋,单花在羽毛球上的钱居然达到1500元。

另外一位羽毛球爱好者李艺林也有同样的担忧。2022年初,他常用的羽毛球价格在99元一桶,现在已经涨至140元,加上场地从人均45元涨至60元,无奈他只能改用另一款价格较低的羽毛球。

他不禁发出疑问,“羽毛球半年涨

幅超30%,究竟是哪一步的问题?”

几乎每一家羽毛球生产商都在调价公告上写明了原因——原材料价格上涨。

安徽省六安市的安徽华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有着从原材料加工到羽毛球制作全生产线的工厂。据该工厂负责人李洋(化名)介绍,目前羽毛球多以鸭毛或鹅毛为主要材料,业内称为“毛片”。

2023年2月,李洋所在的工厂发布一条视频,视频中对一款羽毛球的制作成本进行了详细的披露:“1个羽毛球有16根羽毛,以每桶12个、每根羽毛成本约6分来算,1桶毛片成本在11.5元左右”,在人工成本约为10元的情况下,当时1桶羽毛球成本在29元前后;而一年后的今天,这桶羽毛球能卖到40元前后。

羽毛球涨价,涨就涨在毛片上。作为一家毛片加工厂的经理,李洋对毛片的价格了如指掌,“低档毛片的价格翻了三倍,中高档的毛片也至少翻了两倍”。涨价甚至不是实时跟进的,而是跟股票一样,“不能说一天一个样,但5天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为什么涨价?

“归根到底,是猪肉的问题”,长期观察市场后李洋发现,毛片价格其实有迹可循。毛片主要来自鸭鹅等养殖业,但养殖数量却会受到市场其他肉类价格波动的影响,其中猪肉是重要因素。

那么猪肉如何影响鸭鹅养殖?李洋解释道,“如果猪肉价格低于鸭肉或鹅肉,民众更偏向买猪肉,养殖户养殖鸭鹅的意愿就会下降”。

“就像之前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价格

大幅上涨一样,鸭鹅的价格会随着其他肉类波动”,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信息所的研究员刘增金研究发现,“猪肉价格上涨会导致人们减少猪肉消费,反过来影响对鸭鹅的需求及大羽价格”。

2019年,中国生猪价格经历了显著波动,一度涨至33.53元/公斤。当年大量鸭鹅进入市场,毛片价格经历惨跌。李洋还记得,那一年工厂亏了几百万。而近年来,尽管生猪价格有所波动,但总体比鸭鹅便宜,养殖户们更愿意选择养殖生猪。原材料的羽毛供应少了,毛片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反比例关系:猪肉价格高于鸭肉,民众倾向买鸭肉,那么鸭子杀得多,毛片变得便宜;猪肉价格低于鸭肉,民众倾向买猪肉,那么鸭子杀得少,毛片变得更贵。其中,猪肉价格的小幅波动也会带来衍生影响,市场经过自我调节,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

同时,鸭鹅的季节性繁殖也是重要原因。“大多数鹅从3—5月开始陆续进入休产季节,停止产蛋并进入换羽”,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所副研究员杨云周发现,没有种蛋进入市场,鹅苗供应量就会大幅减少,也会导致后续出栏屠宰的鹅减少,呈现一种季节性特征。

钱进了谁的口袋?

涨价浪潮之下,涨的钱究竟进了谁的口袋?

业内人士称,目前羽毛球的盈利主要集中在前端。除去养殖户,毛片制作端是主要盈利者,他们也被人称为“毛贩子”。毛贩子们从屠宰场收购原材料毛,在加工后分级售出。正常情况下,从屠宰场收来的羽毛需要经历清洗、晾晒、切割、分级等流程,从一批货到出产毛片需要3个月周期。近一个季度过去,毛片的价格越

滚越高,直至达到峰值。

对于小型加工厂来说,涨价不仅赚不到钱,更容易面临缺货危机。记者在向一家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小型代工厂询问时,被告知“鹅毛羽毛球只剩下200多件库存”,至于什么时候恢复供应,厂家表示也不清楚,“只能等毛片价格下来”。

中小型代工厂缺货,与原材料制作脱不了干系。由于规模较小,中小型代工厂往往直接购入毛片成品。“在市场狂热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大家就不愿意采买高价毛片”,李洋表示,一旦价格再次发生波动,“可能一辈子都砸进去了”。

这次涨价“大战”中,品牌羽毛球的涨价幅度最为可观。但作为羽毛球品牌“川崎”的代工厂,在回顾过去几年时,李洋并不认为工厂收入有明显增长。“体育品牌更多是溢价”,作为生产端的工厂,在整条产业链中其实并不“沾光”。

也有人质疑,是否存在“奇货可居”情况?刘增金认为,目前国内鸭鹅产能还比较足,至少不比前两年低。但高价下,存在部分鸭鹅惜售和羽毛球囤货现象。

“说垄断谈不上,但这个行业是存在寡头的”,李洋说。市场输入越来越少、价格越炒越高,综合因素叠加,造成了羽毛球价格的狂飙。

归根到底,羽毛球价格上涨的原因还是供不应求。2019年以来,多座城市将羽毛球纳入升学体育考试范畴,羽毛球的低门槛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一面是高歌猛进的原材料成本,另一面是不断扩大的受众。供需完全不匹配的情况下,也难怪羽毛球价格一路飙升,直至网友调侃的“月薪两万,打不起羽毛球了”。

“如果羽毛球一直都是这个价格,那我可能真的要考虑换一种运动方式”,羽毛球爱好者李艺林无奈地说。

(据《解放日报》)

三本账里看山西的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就说今年吧,天旱,厚地膜的保墒效果好,而且不像薄地膜,赖在地里不好收拾。政府有补贴,原价55元的地膜我们只要花35元就可以买到,能算过账来,还解决了老百姓多年的后顾之忧。”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绍良村的农民董爱忠说。

2023年、2024年,山西省承担中央财政项目地膜科学使用和回收试点工作以来,分别在36个县和45个县开展了试点工作。

“我们立足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站位,聚焦用膜重点县,要求试点县在实施项目时统筹有机旱作、单产提升、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等项目,提高试点项目的综合效益,实现试点县农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的目标。”山西省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区划中心主任张靖波说。

两年来,山西省通过政府政策扶持、企业主动作为、农户广泛参与的办法,算好经济、社会、生态三本账,努力破解田间白色污染难题,探索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涌现出壶关县废旧农膜“以旧换新”回收利用模式、阳高县废旧农膜回收“生产者责任延伸”模式等典型。

典型引领之下,山西的地膜科学使用和回收试点工作成效斐然。

科学利用 提升经济社会两个效益

“今年作物的长势很好,没有倒伏。在科学种植理念的引领下,我们村已有500亩谷子种植区覆盖了生物降解地膜,另有600亩玉米地采用了加厚地膜,地膜的引入,不仅显著提高了作

物产量,更让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年预计能使农作物总产量较以往提升大约10%。”长治市壶关县晋庄镇东四川村党支部书记李向阳站在绿意盎然的田野中说。

“咱家那40多亩玉米地,现在全靠机械化种植。村委会统一组织买膜,省心又省力。”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太平堡村的村民杨河说,“而且现在用厚膜,压得草都长不出来,秋后还有专人上门回收废膜,省事多了。”

“阳高县每年平均使用农膜2500吨左右,其中地膜1500吨,棚膜1000吨。2024年,全县主要在玉米、蔬菜、杂粮等覆膜作物上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8万亩,确保农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试点以来,有效地减少了由于地膜残留对土壤的污染和破坏,对实现我县及周边县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阳高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王志明介绍说。

据了解,加厚高强度地膜的推广,不仅有效减少了土壤水分蒸发,出苗率高出苗壮,使用后拉力仍然较强,便于回收,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操作。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更是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长期影响。

阳高县采取采取政府引导、部门扶持、企业牵头的办法推动了废旧地膜回收工作,新晋丰薄膜有限公司作为回收利用的领军企业,年处理废旧地膜等农用塑料达16000余吨,生产再生塑料颗粒4500余吨,实现了废旧农膜的循环再利用。该县还通过设立农膜回收固定网点、动员农民组建捡拾

队的办法,把散户的农膜收上来。企业每公斤收购价格1.5元左右,一次调动农膜使用户在使用开始时就谋划做好农膜回收,这样,农民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田园实现清洁生产,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捡拾实现增收。

“全县到处都是专业捡拾队,在实现回收废旧农膜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近50万元。农业节本增效、企业和农户双赢效能,提升了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的经济效益。”王志明介绍说。

“能算过账来,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才会有获得感,这项工作才能可持续推进下去。”张靖波说。

生态循环 绿色农业引领未来

“要说不好吧,现在种地还离不了。春天增温保墒、夏天抗旱节水、抑制杂草,种地产量能提高,产品质量能提升;你说好吧,埋在地里影响来年的收成,一刮风满天飞,地头、村口、街上刮得哪里也是,烧了吧污染环境,真是爱不得恨不得。”壶关县店上镇绍良村农民栗建明说,“现在就好多了,地膜回收回来要么卖个钱,要么以旧换新,农民得实惠,农村环境得改善。”

据介绍,壶关县每年农膜使用量约508吨,其中地膜480吨,棚膜28吨。该县依托兴堂塑材制品有限公司开展了回收网点建设和废旧农膜收贮、运输、加工再利用工作,建设了全县的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共建成9个乡镇回收网点、1个农膜生产及废旧农膜加工再利用中心。

据了解,兴堂塑材制品有限公司有3条聚乙烯农用地膜生产线,年生产能力

3000余吨,有2条废弃农膜加工利用生产线,年生产能力8000余吨。在壶关县政府引导下,公司开展“以旧换新”活动,按照每5.5公斤废旧地膜兑换1公斤新地膜(或者1公斤废旧地膜兑换2元现金),交至回收网点,废旧地膜全部运送到公司,进行加工生产再生颗粒,企业实现地膜产业链的“产、销、回收”闭环运营。

2023年该县承接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以来,该企业“订单式”生产加厚高强度地膜1764吨,销往长治市壶关县、襄垣等9个县,还销往阳泉市盂县、临汾市蒲县、吕梁市方山县、晋城市陵川县等地,部分地区采取了“谁生产、谁回收”的地膜生产者责任延伸模式回收废旧地膜。

壶关县废旧农膜“以旧换新”回收利用模式带动了周边县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据统计,2023年该企业共回收本县及周边县区废旧地膜1355吨,滴灌带2570吨,大棚膜2860吨。

“从源头上抓好农膜回收,让回收工作与企业效益挂钩,不仅可以使农膜生产企业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还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实现回收与农民无缝衔接。”山西省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区划中心主任张靖波说。

由此,废旧地膜回收及资源化利用成为山西省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推手,不仅有效治理了农用地土壤和农村环境污染,更使散落于田间地头的“白色垃圾”变废为宝,为山西农业的绿色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李钰珏)